

歷代名臣要覽

五

3306  
5

5



9  
3306  
5

歷代名臣要覽卷之五

臣類第五



去五味均平藏



宋高宗時胡安國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正心略曰  
昔光武中興息馬投戈必先講藝蜀先主從事行陳  
之間而樂聞儒生鄭康成等啓告治亂之道吳王孫  
權分命諸將總兵禦敵戒以當途掌事不可不學而  
自謂讀書大有所益者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旅之  
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之間不學以致知則方  
寸亂矣何以成霸王之業乎其養氣略曰凡用兵勝  
負係於軍旅之強弱軍旅強弱係於將帥之勇怯將

帥勇怯係於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耳。接戰者兵也。主兵者將也。將將者君也。人君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曾子之所謂約也。狐偃之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之所謂餒也。狐偃之所謂老也。老則弱。其宏度略曰：人主喜怒當發必中節。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備矣。然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克已然後可以治怒。順理然後可以忘怒。書陳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此治怒不遷之法也。忍者隱忍不發之稱。遷者自此遷彼之謂。能隱忍而不遷則事必濟矣。齊侯忍於射鉤而相管仲。九合諸侯。晉文

忍於斬祛而見寺人披。免於內難。楚昭忍於私怨而賞鬪辛終以復國。見左傳定公五年。但其忍於私怨者乃辛弟懷而非辛也。胡氏偶失耳。漢高帝忍於有故怨者而封雍齒。忍於數窘辱者而赦季布。忍於比已為桀紂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短兵相接而免已於厄。可謂有再生之恩矣。及其即位。丁公來謁。乃斬以殉。其不賞私勞如此。故能五載而成帝業。凡此數君於道槩乎其有聞者矣。如袁紹不忍於田豐。許攸而棄策士。卒無所成。德宗不忍於蕭復。姜公輔而踈賢相。終以衰削。蓋亦未之思耳。  
○建炎丞相李綱。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為小官。即

切切然以天下事爲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碎至。幾  
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  
爲言者。綱時適爲左史。以爲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  
可以不戒。亟上疏極言其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  
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綱於此時又  
方以耿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  
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  
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疆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  
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  
安。綱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

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逢起。遠謫遐荒。  
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高宗再造。首登廟堂。慨  
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  
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  
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  
京城。西顧關陝。南菁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  
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  
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疆自治  
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扣反復。以終其身。  
○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

君臣類 卷八  
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謔間竄斥，屢瀕九死，以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丞相張浚，漢州人，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未嘗為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論當

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冊，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在京城，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志。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為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本變浚獨毅然以虜未滅為己責，必欲正人心，雪讎耻，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番其功，使浚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

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浚論事高宗前，務盡道理，期於聽從，不爲苟激。其在官守事，無細大必以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誠懇惻，貫徹上下。平生四被謫命，處炎方幾二紀，拳拳念君之心，遠而彌篤。見朝廷一舉措之善，則喜溢詞色。一事不厭，則憂思終日不寐。嘗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蓋其忠義自壯，至老或用，或捨未嘗有斯須之間也。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且勸帝務學親賢。

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身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自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拘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薨。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欽宗時，拜副元帥，起兵勤王，與金虜大戰，破之。高宗即位于南京。時金人有割地之義，澤上疏曰：天下者，大祖太宗

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上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謗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

開封府。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張時泰曰。高宗既有宗澤忠勇知略之將。即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事付之。不容奸佞之譏沮可也。今宗澤累表請還京師。而高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耶。蓋高宗素怯懦者也。惟其怯懦之志。素與潛善等合。由是於宗澤剛正之謀。則方底而圓蓋矣。雖然。澤之忠於高宗。固無忝於傳說。召虎。鄧耽。李晟諸賢。而高宗無志恢

復則有愧于武丁周宣光武德宗也

○建炎元年冬十月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  
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  
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  
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往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  
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汪黃  
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爲狂於是帝決意幸揚  
州澤復上疏言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  
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  
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卬鞞旅盡掃胡塵然後奉

迎鑾輿還京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意帝優詔答  
之金兀朮侵東京澤敗之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知  
金虛實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  
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  
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  
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又遣子頴詣行  
闕上疏請車駕還京師且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  
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  
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  
弟帝得疏乃降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澤前後請帝



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嬰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子美詠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蜀相詩

○史臣斷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儉邪之口善言而不能用作使澤不得信其

志發憤而卒悲哉

○徽宗時韓世忠以敢勇應募立功擒方臘討河北盜賊從高宗南渡平苗傅劉正彥之亂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建安范汝為反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又大敗金人于大儀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

為中興武功第一。進大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屢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者論之，遂罷為醴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世忠性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櫻檜怒，與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

資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莫不精絕。

○張時泰曰：世忠之識過武穆，所謂鳥見子而高飛，魚驚鉤而遠逝，賊檜之勢可畏矣。

○岳飛字鵬舉，高宗時授河南河北諸州招討使，轉少保。誓以忠義報國，志圖恢復。善用兵，以寡擊衆，屢破強敵，未嘗敗。以八百兵勝賊黃善等五十萬，衆招降諸盜，誅首惡而赦脅從，擊走金兀朮于郟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距汴京四十五里。汴京，宋舊都。與兀朮對壘，而陳時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

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寶盡磁相澤潞等之境皆期日  
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  
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  
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  
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  
之挫衄金將王鎮崔慶等皆率所部降飛飛大喜語其  
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  
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  
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  
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

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  
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向再拜  
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  
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唯也言無復有活而唯食者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哭  
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方兀朮  
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兀朮  
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  
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  
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

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爲秦檜所害

○蔡虛齋曰孝子之於親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趣班師非檜之爲而誰爲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爲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使自揆吾力必克無疑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既克之後

人民府庫籍之於朝吾特蓬頭跣足直步至國門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粉身碎骨萬死甘之吾赤心報國事畢蓋其輒行雖近類桓溫而心則與溫有間不害爲同行異情此乃所謂權也公何不爲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可與權者之難也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孝宗新即位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悶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

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帝異其言，浚去位，湯患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柎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與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又言：先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

○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柎對當於犯顏敢諫。

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栻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

○朱子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敬夫者。

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孝宗乾道四年，建寧府崇安縣饑，民艱食，樞密院編集官朱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入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

衣食不<sub>レ</sub>缺者。並不得<sub>レ</sub>入<sub>レ</sub>甲。其應<sub>レ</sub>入<sub>レ</sub>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sub>レ</sub>濫惡不實還者。有<sub>レ</sub>罰。

○淳熙七年夏旱。詔求直言。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止。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

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右丞相張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蔡虛齋曰藥之苦口者利於病言之逆耳者利於行孝宗之時近習盜權而民貧賦重不堪其憂文公一疏惓惓於恤民計軍實去浮冗治屯田其要也而其恤民之本又在於正心術以立綱紀非苦口良藥而中孝宗之膏肓乎奈何孝宗讀之大怒是諱疾諱醫竟使倉扁之技不得試也噫

○八年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浙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入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轉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

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于道路

○周靜軒曰救荒無善政惟君子為能善之梁惠王之移民移粟晉惠帝問食肉糜此可謂之善救荒乎是時浙東大饑薦熹提舉熹乃募集米商量加賑卹民無菜色財不匱之苟非素熟經綸之才



者曷克臻此社倉法行民皆受惠由是不惟行於一路而且行於諸路不惟一路之民被澤而諸路之民均被其澤也是知聖賢之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綏來動和之功亦可想見耳

○張時泰曰抑觀文公社倉之法通百世而無弊者也後世願治之君信能行此尚何老稚溝壑而壯者四方哉實養民之首務也

○淳熙末熹治漳僅及一暮以崇教化正風俗為先務南陔僻陋驟聞正大之論始而慕中而疑越半歲乃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

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奸豪猾斂跡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嶽之會者在在為之屏息平時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者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竄遁改復生業化成而去漳民久思之

○寧宗即位熹奏事行宮使殿其畧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

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皆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

虛至靈，神明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復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肅畏，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又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

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按文公之立朝，其忠所當讀誦而講究者，至此則為學之道尤深切，無復餘蘊矣。所謂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斯其自信之篤，殆與孟子之言同一轍。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寧可不從事於茲哉。

○李果齋曰：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悅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屑於斯世者，反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屬纊。

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豈非天將以斯人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畱之於彼而厚之於此歟。

○乾道五年夏五月，孝宗以射弩致斷傷目，不親朝。六月始視朝，右僕射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遠。巡震懼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孝宗時兵部侍郎胡銓論從諫疏曰臣聞從諫人主之高致書稱成湯以從諫弗弗為美梅福稱漢高祖以從諫若轉圜為美魏徵稱唐太宗以悅而從諫為美成湯格天之功漢高祖開四百年之基唐文皇創三百年之業由從諫而致也陛下自登大位虛懷受言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漢光武之聖明而太司徒韓歆用直諫死唐文皇晚節殺劉洎而魏徵有勉強從諫之規故春秋傳曰終之實難而先正司馬光重為世祖惜望陛下置臣章於坐右永鑑漢光唐宗之失則社稷之福也

○光宗立欲誅宦官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三宮謂壽皇光

宗及李皇后帝疑之不能自解紹熙二年冬十一月會帝

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孝宗末年

太子退居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

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柰宗社何后

心嚙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擴寧壽皇

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

之遂不朝壽皇後帝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

○三年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

重華宮稱慶群臣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伯圭壽皇母兄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帝又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宮四年會九月重陽節群臣連章請帝過宮不從及會慶節孝宗生日帝復稱疾不朝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秘書郎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楊舜卿陳源皆不離間三宮者皆不報十一月尚書趙彥逾復力諫帝始朝

○壽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五年夏四月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等請先過重華然猶未往壽皇疾益甚群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疾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五月壽皇疾大漸群臣請帝問重華宮不從六月壽皇崩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禫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禫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禫意於太皇太后壽皇母適乃與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琦五子太后妹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聞不獲命退遇知內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復入泣請太后乃許可甲

子禫祭。汝愚率同例奏事。袖出所擬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主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于何地？眾扶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人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張時泰曰：嗚呼！逆悖父疾不問，安父崩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虐后招搖玉津乎？汝愚貴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寧宗已登極，趙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浸謀預政。慶元元年春二月，遂誣汝愚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逐，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夏四月，大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訖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祖儉韶州安置，尋改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

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後史彌遠誅佐曹

○丁南湖曰：祖儉吉州之謫讀書窮理，賣藥自給，草履徒步，且爲文有大患集，誠所謂愚不可及者矣。其於夷簡則爲慈孫，於祖謙則爲難弟。況從弟祖泰以布衣劾侂冑，於是兄弟忠義齊名，呂氏其有光哉。

○光宗時秘書郎彭龜年上愛身寡欲務學三事疏曰：治國莫急於愛身，愛身莫切於寡欲。寡欲莫先於務學。其實則一而已矣。何謂治國莫急於愛身？古者人君立三公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

身體。後世宰相實兼三公之貴而不任三公之責，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僅委之經筵。至於保身體之事，雖世之賢者未嘗留意也。人君退朝之後，不過女子小人以姑息之愛奉其君爾。夫姑息之愛身體之賊也。而可不慮乎？故曰治國莫急於愛身。何謂愛身莫切於寡欲？陛下自登大位，六飛時動，後宮嬪御寵遇絕少，宮禁興造外亦罕聞，不可謂欲不寡矣。但道塗之言或謂宮掖之間宴飲爽節，夫酒之傷性敗德固不待言。臣竊讀本草，酒性大熱，是以凝寒則不冰，沃火則益炎，醞酒之地，雪霜不積，推是數者，天下之熱未

有加於酒者也。竊聞聖體嘗苦瘍疾，此非其致之之由耶？蓋酒與女子小人相似，近之則不可遠，非不欲遠也。既近之則遠之將不能也。臣嘗觀不嗜飲酒之人，每飲則昏嗜飲之人不飲則昏飲而昏者氣為主也。故有酒則氣亂不飲而昏者酒為主也。故無酒則氣奪。是一日不飲則榮衛脈絡若不可支。蓋酒已勝而人之氣體未嘗有異。故曰愛身莫切於寡欲。何謂寡欲？莫先於務學。臣聞善惡之理相為消長，此盛彼衰，不能兩大。所以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善言既親，酒斯遠。臣觀祖宗親近儒學之深意，乃是消弭人欲之微權。每以夜分之時，率召經筵之士，不獨欲究義理之粹，亦大為逸豫之防。蓋聞古今之禍亂，則警懼自生，聞閭閻之艱苦，則憂慮必切。退即閒宴，必無過濫。切聞近日宜召經筵，多在晝漏，臣不知遊息深宮之際，何以爲存養夜氣之方。欲護清明孰如義理。臣故曰寡欲莫先於務學。

○寧宗嘉定三年，秘書郎真德秀上奏曰：臣聞天下有不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墮壞人



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  
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  
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存何如耳熙寧之世以  
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復諫遂非  
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爲不足恃  
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  
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  
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  
爲安近年侂冑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  
之衝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僂何者  
公議天道也侂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  
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  
立之憂哉

○理宗即位召德秀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  
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  
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起唐廢三綱而安  
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  
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  
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  
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

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國  
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  
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  
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伏惟陛下  
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  
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  
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  
志者不可後滫瀡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滫瀡滑也滫  
澶滑之滑者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充惟大政是習使  
出記內則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

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  
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  
親睦之仁內而六官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  
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  
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  
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  
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  
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  
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  
姦雄不得為辭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

長久之計無越諸此

○端平元年進德秀爲戶部尚書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傳有之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毋不敬之言揭諸宥坐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害吾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也此害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吾敬者也陛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沉湎冒色婦言是用昔人之所以自絕也其可不戒乎侏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吾敬

者也陛下於此心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佞人之殆有一于此皆足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不嚴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陛下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爲權臣所誤其失有幾凡聖心之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稽于衆曰朕言動之不中道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後蓋一念之

君臣要 卷八  
愧不敢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敬也。謹之於心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之且躋文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不敬此祈天永命之謂也。帝欣然嘉納。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洎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理宗時吏部尚書魏了翁奏曰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群臣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乎深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

刑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  
 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  
 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  
 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  
 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然湛乎酒色趙  
 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臣嘗以為此二贊  
 蓋班固直以為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  
 乃在官庭屋漏之間故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  
 證之方二君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人必謂多材多藝  
 而又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  
 可以立致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  
 心酒色之惑志所以交攻內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  
 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皆  
 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  
 他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  
 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

○文天祥字宋瑞吉州人理宗寶祐中狀元恭帝時  
 元兵渡江天祥勤王拜右丞相奉二王益王昀 廣王昺入閩  
 廣帝昺祥興元年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

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道以海舟導  
元將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  
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  
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  
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僞元遂烹子  
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  
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  
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  
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之舟中以自從

○二年春正月帝在厓山

厓山在廣州新會縣南八  
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

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  
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前年六月乃奉帝移駐張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獲斥候將乃知帝所在  
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  
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  
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  
已矣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  
一字陳碇海中中艙外舳舻貫以大索四周起檣棚如  
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  
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  
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

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  
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藝弘範無如之何時世  
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  
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  
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夫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  
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  
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  
民曰汝陳丞相已去端宗時陳宜中為丞相景炎二  
年十一月逃之占城遂不復後  
死于暹羅國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

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  
海水飲之水鹹飲即瀉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  
方興等旦夕大戰二月弘範四分其軍先麾北面一  
軍乘早潮而戰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諸軍大潰  
世傑斷維以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  
舟環結度不得走出乃先驅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後  
宮諸臣從死者甚多太后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  
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  
遂赴海死世傑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舣  
向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呼

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遂覆世傑溺死焉。

○張時泰曰張世傑見之明志之堅謀之決其忠無可議矣。或曰斷維之事得無少累乎。曰不然。益見其忠之至也。觀其露香告天之語則知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嬰公孫杵臼何以過之。然程嬰杵臼能存趙以復讐死無所憾。張世傑不能存趙以復讐死有餘憾。由是知程嬰杵臼能存趙者天

也。張世傑不能存趙者亦天也。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于以見其欲存趙氏之心。斃而後已。嗚呼忠哉。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都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召見于樞密院。



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恭宗年號嗣君而立二主，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主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

景炎

端宗年號

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

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主，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矣。

○周靜軒曰嗚呼天祥忠宋之心至是益見矣方其起兵勤王間關嶺表攻城略地志圖恢復厥謀未遂奇哀也已及其至燕元人啖之以爵而天祥不受則是富貴不能淫元人懼之以威而天祥不屈則是威武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宋也使天意祚宋莫或撓之則恢復之任舍天祥世宗而誰歸五坡被執夫祥非不知偷生可以苟免其如忠義何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故寧不屈勿以害吾天德之剛寧就死勿以餒吾浩然之氣偷生苟免豈天祥心哉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千百篇至元六年兵馬司籍

君臣要  
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

○呂氏中曰嗚呼宋之亡也士大夫之負國也文丞相毀家紓難雖九死而不悔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矣

○周靜軒曰天祥始終為宋未嘗少渝今而慷慨殺身尤人所難誠無愧於古人成仁取義之心矣

帝德祐二年

至元二十五年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

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宋狀元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辨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張時泰曰。觀枋得遺夢炎書。則知夢炎自己失節。固爲可恥。又教人失節耶。迹其所爲。曾大疏之不若也。且以枋得食宋之祿。尚恥臣二姓。若彼宋宗室趙孟頫者。抑不知其有人心乎否也。

○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爲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

得以死自誓。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渡采石。惟茹米蔬果。積數月。困殆。至燕。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卒。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

○周靜軒曰。枋得之死。或以不速爲嫌。當時魏天祐亦以安仁之敗。何不死爲責。是皆未合於義之

論也。方其安仁之戰，雖無成功，是即張良博浪，豫讓伏橋之志也。使其一戰而勝，豈不爲義士之大伸乎。嗚呼！夫兵敗而還，棲身閭里，然其心未嘗不在乎宋也。所以因循數年而弗克效死者，以其有老母在耳。心豈不曰：君國旣亡，職分當死。然慈親尚在，則於義未安。於情未忍。徵之不至，則其守義之心可見。執之至，則其不屈之心可知。迨夫特立不撓，絕食而死，是即夷齊耻食周粟之心耳。嗚呼！枋得全節，表表於世。又安可以死之遲速而擬議之哉。

○金世宗勅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參知政事張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爲則也。浩又奏曰：歷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罰惡，蓋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具事狀頒告之。使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

○哀宗時朝士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寢以成俗。禮部尚書楊雲翼上言曰：今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竊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軼輪。有不恤焉者。引裾折檻。見前。斷鞅。後漢光武建武八年。車駕西方。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又晉明帝時。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劍斬鞅。乃止。軼輪。後漢光武嘗欲出遊。申屠剛以隴西未平。不宜宴。當是時也。姑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狗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

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

○正大五年蒙古兵入金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一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驚狼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陳。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九年鈞州城破。蒙古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

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不為屈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絕蒙古將義之酌以馬潼汁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

○天興二年蔡城破張天綱為宋將孟珙得之檻車械至臨安備禮告廟既而命臨安知府薛瓊問曰有何面自到此天綱對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曰曳去明日遂奏其語宋理宗召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爾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理宗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元太宗時攻汴梁金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中書令耶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

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姓金餘皆勿問時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輩。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脩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帝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反。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語言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猶十不二三。尚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許衡字仲平。世祖至元二年。以安童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長取短。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



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乃陳時務其略曰為君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肯兢兢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也人之情偽有險有易有衆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

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遇，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汎如廝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此特難進耳。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己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

民心。賢者必欲匡扶使如堯舜，故其勢難合。況奸邪佞倖醜正惡直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況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退，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

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民之戴君本於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一罰也舉可以爲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柰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

見近年禁字迭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循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帝嘉納之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

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十七年致仕。

○歐陽幸齋曰：許魯齋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

○薛敬軒曰：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又曰：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

真聖人之學也。又曰：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至元中，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漸盛，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鞠問。平章政事廉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

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中書急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帝嘗令受帝師

僧八思巴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三十年冬十月彗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平章政事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過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成宗即位躬攬庶政聽斷明果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有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都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旣無益於民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

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不忽木知  
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今  
從卿言

○成宗大德中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  
十萬錠酬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  
忽大珠也六十萬錠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  
曰含之可不渴尉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  
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  
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不食  
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  
之豈不愈於彼乎

○仁宗時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巨測平章政事  
楊朵兒只上諫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  
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昌平令昌平畿內劇  
縣欲以此困納璘朵兒只又諫曰以御史宰京邑無  
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  
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讀貞觀政要帝顧謂朵  
兒只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  
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  
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英宗至治二年以拜住爲右丞相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

○丁南湖曰拜住有三畏之言而終身事業罔不踐之生能成乎相業死能共乎君難可謂一代之全人矣回視王安石三不足之言生則誤國而死則遺臭者何其賢不肖之相遠耶

○嶮嶮字子山康里氏不忽木子順帝時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嶮嶮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嶮嶮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耳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



○袁了凡曰。元嶮嶮謂順帝曰。宋徽宗多能。獨不能爲君。北窓炙輒記周正夫曰。宋仁宗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夫惟急所當務。而不屑所不必務。此明君所以無爲而治也。不然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豈君子而貴多能乎哉。

○順帝至正中。天下大亂。淮南行省右丞余闕守孤城六年。寇來至城下。輒敗去。十八年。陳友諒合諸寇來攻。群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自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

陷。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

○宋潛溪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戲。其人豪也哉。

○明徐達。鳳陽人。從太祖入建業。拜大將軍。大破元。

軍陳友諒寇豫章太祖督諸將進兵友諒軍精甚達先驅陷陳俘其軍千五百人友諒軍奪氣明軍鏖戰竟虜友諒進右相國又破張士誠軍於吳興擒六萬人進圍姑蘇達與常遇春湯和等軍諸城門築長圍困之城中大震姑蘇下達從軍上請事帝勅勞之曰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將軍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不能過也今稟命行事吾甚嘉之然將在外若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其便宜行之姑蘇城破虜張士誠得兵二十五萬師還封信國公

志作書士

帥諸將北伐中原盡定之帝賞平中原功達居第一達平昔言簡慮精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屠與人無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士無庇昭明乎日月○劉基字伯溫年十四通春秋講性理凡天文兵法諸書悉洞其妙太祖下金華遣使來聘基遂詣金陵上時務十八策從之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帝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

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帝曰先生計將安出  
基曰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  
勝宜復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帝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帝嘗以  
手書問天象事基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  
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自初委身而服  
事帝敬而信之西平江漢東定吳會於是席捲中原  
群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其策也為人剛毅慷慨  
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帝天威嚴重惟  
基抗言不以利害怵其中帝亦甚禮之嘗稱為老先  
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密  
為救解而免其居鄰里守禮尚儉多陰德不以富貴  
驕人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

○宋濂言於太祖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  
靡不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嘗侍帝論賞賚濂曰得天  
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亡傷也人心不  
固雖有金帛將焉用之帝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  
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即神  
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  
集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治乎帝益親任濂欲

君臣要覽 卷之五  
使參大政。濂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得待罪禁近，足矣。不願居職任也。帝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政理。或夜分乃退，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為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帝嘗廷舉濂曰：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濂者，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

歷代名臣要覽卷之五大尾

書歷代君臣要覽後

人之大倫，其品有五。而君臣者，天下之儀表也。苟非君臣之道，明且良，何以能得勅五典，而建立政教，扶植綱常乎？夫君臣之道，載具乎聖經，炳如日星，能讀者資之為足矣。然而史書者所以記於往古治

亂盛衰得失存亡之迹而備於來  
今之龜鏡也故不讀史則不能考  
古昔之往迹而應今日之機務也  
學者治經以曉其理讀史以熟其  
事則於臨下奉上也何有然史書  
浩瀚知其要者鮮矣今黑岩俊兄  
乃以暇日纂輯於綱目暨諸史所  
載君臣事迹之坦然而可以舉行  
機要而可以為監戒者為一書且  
不敢私附之剗氏今摹刻以公  
諸世庶幾有補將來予觀其為書  
事少而多功指約而易操顧其精  
勤之功貽後學之意豈不美乎因  
記其後以諗來者

貞享四年秋七月丙戌

筑前後學貝原篤信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歷代名君要覽 三冊出來

寬政三年辛亥十一月吉辰修補

須原屋平左衛門

平安書肆

天王寺屋市郎兵衛

板

